



吉川英治作品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新平家物語

壹

[日]

吉川英治 著

陆求实 译

新平家物語

壹

[日] 吉川英治 著 陆求实 译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HINHEIKEMONOGATARI (1-2)》

Copyright © Eimei Yoshikawa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版贸核渝字 (2010) 第126、127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平家物语. 1 / (日) 吉川英治 著; 陆求实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229-06839-4

I. ①新… II. ①吉… ②陆…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7683号

新平家物语·壹

XIN PINGJIA WUYU YI

[日] 吉川英治 著

陆求实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责任编辑: 陈丽

特约编辑: 何彦彦

责任印制: 杨宁

封面插图: 夏吉安

封面制作: 朱雨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6.5 字数: 434千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

祇园精舍¹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娑罗双树²花失色，盛者必衰若沧桑。骄奢人主不长久，恰如春夜梦一场；强梁霸道终殄灭，偏似风前尘土扬。

远察异国史实，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皆因不守先王法度，穷极奢华，不听诤谏，不悟天下将乱之征兆，不恤民间疾苦，故不久而亡矣。

近观本朝事例，承平之平将门，天庆之藤原纯友，康和之源义亲，平治之藤原信赖等³，各有骄奢之心、强梁之行；至于近世的六波罗入道⁴前太政大臣平清盛公，其所作所为，梓传流闻，实难想象，亦非言语所能形容。

——摘抄自《平家物语·序文》

1 祇园精舍：古印度舍卫国的著名寺院。——译者注，下同。

2 娑罗双树：传说释迦牟尼涅槃时，四周各有两株娑罗树忽然由绿变白。

3 承平、天庆是朱雀天皇的年号，康和是堀河天皇的年号，平治是二条天皇的年号。

4 六波罗是京都东山区六波罗蜜寺附近一带的地名，平家府邸建在此处；平清盛晚年出家，号入道。按日本古代习俗，地名、官职和号等都可以代指其人。

新平家物语

地下草之卷◎

穷困草芥

“平太哟，千万不要又去盐小路那种地方闲逛，记得早早回家！”

清盛刚要跨出门去，父亲忠盛在背后朝他唤道。回应这唤声的，是清盛急不可待的步履，仿佛有人在后面追他似的。

不管怎样说，父亲是那樣的可怕。前年，也就是保延元年¹，清盛第一次跟随父亲游遍了四国和九州，那是父亲忠盛率领京师之兵平定海贼之乱的一次远征。春天四月出京，八月，将海贼大小首领共三十余人像数珠似的绑成一串，意气扬扬地班师还朝。那盛大隆重的场面，还有父亲的赫赫威势，清盛怎么也忘不掉。

——爹爹是个了不起的人。真的，很了不起。

清盛自那以后，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而他对父亲的畏惮也和过去有所不同了。

从少年时代起，通过家庭反映在清盛脑海中的父亲形象，是个嫌麻烦、不喜社交的懒汉，既没有出人头地的热情，又欠缺做生意的头脑，只是个一根筋地甘于固守贫困的骁勇武士而已。

然而，这并非是用童心点描出来的父亲形象，更多的恐怕是母亲日复一日的牢骚和家庭环境拼凑而成的父亲形象。自懂事以来，在清盛的记忆中，远离皇都中心，位于郊外今出川边的这座破败不堪的老屋，十余年来即使漏

1 保延元年：1135年。保延是日本第七十五代天皇崇德天皇的年号。

雨也无人修缮，庭院里的野草也无人割除，父亲和母亲似乎只知道争吵不息。这说起来实在好笑，尽管如此，孩子却一个接一个地降生，最长的是乳名平太的平清盛，下面有次子经盛和三子、四子。

父亲向来厌烦出仕，不管是鸟羽上皇¹的院廷武者所²，还是崇德天皇的朝廷卫府³，只要不下诏传召，便一处也不去，家计则全靠伊势封地的稻作收成，这也是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宫中的年节赏赐和仕官的额外好处等，一切皆无。

清盛近来总算明白了，父母争吵的原因似乎就在于此。母亲是个伶牙俐齿、口若悬河的人，用父亲的话来说，就像点着了的油纸一样，噼里啪啦的总是炸个不停。

这个女人朝忠盛啰嗦不休所发的牢骚无外乎是：“你一开口总是说我摆出一副可怕的面孔冲着你，但我简直就想象不出这个家的男主人什么时候有过好脸色。你本来就是伊势乡下出身，像这种肮脏、贫苦的生活也许合你胃口，我可是出身京城，我的近亲姻戚全都是藤原一门的公卿、殿上人⁴。住的是到处漏雨的屋子，一年四季嚼的是稗米饭、喝的是红薯粥。秋天，赏月的御宴一次都没参加过；春天，丰乐殿赏花也从来没份儿，每天过着这种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人还是狗獾的日子……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未来竟然是这样子。啊，我是个不幸的女人，我真是太不幸了！要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我早就不想过这种日子了！”

这还仅仅是序曲。只要丈夫忠盛不作声，这个女人的牢骚和悲叹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肯作罢。

作为儿子，清盛早已听得不耐烦了。这个女人究竟想说什么？是什么事情让她不停地向天哭泣、向地倾诉？概而言之，大概就是以下的事情吧：

首先，丈夫平忠盛生性懒惰，全然不顾家计，多少年来，除了一直待在家里坐吃山空之外，身无长物。

其次，也是这个女人最愤愤不平的——同亲戚藤原一门几乎彻底断绝了

1 上皇：天皇让位后被尊为上皇，即太上皇。鸟羽天皇是日本第七十四代天皇，1107—1123年在位。

2 院廷武者所：负责守卫院御所（上皇宫）的警卫机构。

3 卫府：古代日本的皇家警卫机构，负责守卫皇宫和京城。

4 殿上人：获准进朝房登清凉殿的官宦，地位在公卿之下。与之相对的是不允许登殿的四五品以下的低级官吏，称之为“地下人”。

往来，每逢宫中五节会¹以及一年四季的时令集会等，她总是自惭形秽，羞于赴席，暗自叹息原本是可享荣华富贵之身，花样的人生如今却变得如此悲惨……让她怎能不痛心疾首。

除了这些，这个女人争吵之际动辄便挂在嘴上的话是：“要不是因为有了孩子……”

母亲最后这句口头禅深深刺痛了清盛年幼的心，每次他总会莫名其妙地难受、悲伤和呜咽。等到十六七岁，他开始以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眼光去揣测母亲的胸臆。

——假如没有孩子的话，母亲会打算怎样呢？

母亲一定在为嫁给父亲而后悔。倘使真是这样，那么她现在心里一定想着尽快离开父亲，离开这个家，然后，就可以像她口中经常念叨的藤原一门公卿士大夫的女人那样，簪着花，骑宝马，乘牛车，同这个将军、那个朝臣，总之与那些轻佻浮薄的男人们琴歌酒赋，纵情放浪，过起宛如《源氏物语》中的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哪怕极为短暂、只有一瞬，这个美梦现在仍来得及去完成。若非如此，则枉为女人一世，死不瞑目啊！

对于不能像天底下所有孩子那样无条件地信任母亲，成天用心观察母亲、揣测母亲，无需讳言，这样的孩子是极为不幸的。

——哼，我们几个孩子就这么碍眼吗？要是觉得碍眼，那就走人好了！离开我们就不会碍眼了嘛。唉，爹爹也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味忍让呢？真替他着急啊……畜生，藤原算什么东西！因为跟藤原沾点亲带点故，竟然就趾高气扬地爬到爹爹头上了。爹爹呀，你是怎么了？怎么就没有一点自尊心哩？你知道世人是怎么议论你的吗？——瞧啊，那个伊势的斜眼武士，讨了个美女老婆，竟然全没了男子气概，成了受气包！

清盛长到二十岁时，心中渐渐生出这样的义愤来。按照世间一般常例，孩子总是跟母亲更亲一些，可在这个家里却完全相反，除了最小的孩子尚在吃奶、三子及四子还懵懵懂懂之外，长子清盛和次子经盛已懂事，每当母亲河东狮吼、大发雷霆的时候，他们多数时候会带着厌憎的心情，恨恨地投以冷眼。

对这兄弟二人来说，最觉得遗憾和悲悯的是父亲的反应。父亲仿佛生来

1 五节会：日本平安时代宫中的五个盛大聚会，原为节庆日的集会活动，因天皇设宴款待群臣，还有乐舞表演等，故演变为欢宴聚会，尤以元日、白马会、踏歌会、端午、丰明五节会最为隆重。

就是为了让这个女人贬斥似的，总是一声不吭，任由她呵斥、嘲笑、咆哮。父亲那被世人取笑眼皮吊梢的一双斜眼低垂着，默默地看着自己膝上紧握的拳头。

四十好几，正是男人年壮气锐之时，可父亲的形象实在不敢恭维，脸上是麻子，眼睛是斜眼，说老实话，即使作为儿子，清盛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但容貌出众的大美女，竟然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世人如此诧异也不无道理，她看上去仍只有二十来岁的模样。不管家计如何捉襟见肘，她却化妆打扮从来不曾懈怠过；年幼的孩子满身尘土，一面挂着鼻涕一面哇哇哭泣，她也不闻不问。家中的仆人们不仅要干活儿，还得帮主人张罗钱款，筹措食料，以至于篱笆墙上的老竹和屋子里的地板都被拆下来当柴火烧。她自己有间粉刷一新的起居室，连丈夫都不允许进入。每天早晨起床后，便坐在镜子前，打开描金的梳妆匣，怡然自得地描眉扑粉起来；天黑以后则香汤沐浴，将肌肤保养得细腻嫩滑。有时，她还穿上华美的衣裳以飘然若仙般的姿态步出老屋：“我去拜访一下中御门大人家，久疏往来了，得去向人家赔个礼呀。”然后就像贵夫人外出一样，袅袅婷婷地走到附近的脚行，雇一辆牛车，径直出发。

那华美的服饰和那高贵矜持的架势，令仆人们个个惊叹不已。

“狐狸精！瞧那妩媚劲……”仆人们私底下这样议论道。就连从小抱养进家门、如今已长出花白银发的老家臣木工助家贞¹也忍不住用恹恹的眼神盯着女主人的背影。白天，家贞经常抱着啼哭不止的幼儿，目送孩子的母亲外出；夜晚，家里上上下下也时常听到他在马厩附近一面转悠一面哼唱着摇篮曲哄年幼的孩子入睡。

即使在这种时候，忠盛照旧倚靠着黑色的柱子，眼皮低垂，默默不语，仿佛在想着什么。

次子经盛则是个用功读书的孩子，几乎任何时候都能看到 he 伏在书桌前，埋头看书，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

哥哥清盛和弟弟经盛早就进了劝学院²，不过清盛却不知什么时候退了

1 木工助家贞：木工助原为官职名，为宫内省木工寮的次官。家贞的祖父贞光曾任木工助，因官职而得姓氏，又因与平氏本为同族，故又名平家贞。

2 劝学院：日本平安时代大学寮（依据律令制设立的式部省直辖的官僚养成机构，相当于唐的国子学、太学）的附属机构（大学别曹）。

学。“你也该进学校长点学问！”父亲不止一次劝诫他，可清盛却觉得，看看如今这世道，再看看这个家，读书长学问简直就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还有谁会把孔老夫子的教诲当真？于是，他时常仿效懒惰的父亲，挺起胸板，端着架子，来到弟弟的书桌旁，要么扯扯关于加茂赛马的事，要么议论议论附近哪个女人。如果弟弟不理睬他，他便独自盯着天花板出神，一根手指则不停地在两只鼻孔中抠挖着。再不然，就干脆跑到屋子后面的射箭场，心血来潮地拈弓搭箭，忽而又跑到马厩，牵出一匹马来，猛抽一鞭，过一会儿又大汗淋漓地跑回来。总之，他是个不肯循规蹈矩的人。

母亲是个怪人，父亲也是个怪人，只有次子经盛稍稍正常。可身为继承人的长子清盛却是这副德行，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性与人殊，古里古怪的。真是不幸的家庭啊！倘若想感慨一番，那么确实可以说这真是个各色怪人会集之家。然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包容了种种个性的伊势平氏家族，在当时的武人士林中，却仍是为数不多的声名显赫之家。在京城郊外，平家算得上是世代传承下来的中流之家，并且今后，就像田里的青芋一样，这户人家定会枝蔓繁衍，子孙不息，流布四方，代代传承下去。不过，自己生长于命运的哪条枝蔓上，究竟属于什么样的青芋，清盛还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只知道，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是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健康的。

今天父亲叫自己出门的目的他很清楚，又是到亲戚家去借钱，这已经不是稀罕事儿了。去的人家，照例是父亲唯一的弟弟，身为兵部省北面之侍¹的平忠正家。

日月如梭，开年便已是保延三年了。正月刚过，母亲就患了重感冒，伏卧于病榻上。

“快去请典医²来！还不快去买些昂贵的好药来！哎哟，这被褥怎么这么重？这种东西哪里是病人吃的！”——这女人一如既往，任性、骄横，成天大呼小叫的，弄得全家上下非常为难，却也对她束手无策。

前年，因平定海贼有功，忠盛破例从朝廷领到了一封金子和若干宝物的赏赐，可是这些东西早已被妻子挥霍得所剩无几，如今再加上看病，便花销殆尽了。昨日和今日，家中连米粥也喝不上了。

1 北面之侍：负责守卫上皇御所的武士。

2 典医：御典医，也称御殿医，日本古时专门奉仕将军、大名的医生。

没法子，忠盛只得又十分艰难地落笔写了封信，随后很不好意思地向清盛吩咐道：“平太，难为你了，又要劳烦你去叔父家走一趟了。”

这便是清盛今天出门的缘由。

如此倒也罢了，临出门时父亲却又叮嘱道：“平太哟，千万不要又去盐小路那种地方闲逛，记得早早回家！”

这话惹得清盛很不快。对于一个孩子来讲，难道不应该有一点点快乐吗？更何况，到今年春天我就满二十了，大好青春呀！老大不小的了，还叫我上叔父那儿去借钱……

他不禁自怜起来。他一面走一面心里嘀咕，即使自己有这样的念头，但并不意味着真会做出什么不轨的行为。

“又来了？！平太呀……”叔父忠正读过信后，脸上露出很不高兴的神色。虽然还是应信中所求把钱拿给了清盛，不过婶母随后从里屋走出来：

“为什么不叫孩子去他母亲的亲戚家去借？她那些亲戚，又是什么藤原大人啦，又是什么中御门大人啦，不都是些群星璀璨般的显贵人家吗？你们不是还有一个这样值得自豪的母亲吗？——清盛，回去告诉忠盛大人去！”

由此，当着清盛的面，二人开始不留情面地对他的父母进行了一通挑剔和声讨。对一个孩子来说，最难堪伤心的莫过于此了，清盛的眼泪忍不住扑簌簌地落下来。

然而忠正家里日子也并不宽裕，这一点清盛十分清楚。朝廷也好，院廷也好，虽说各自设立了卫府和武者所之制，蓄养了大量武士，但他们被看重的仅仅是勇武及野性，藤原等贵族首领甚至视他们为看家狗，就如同纪州犬或土佐犬一样。换句话说，所谓武士只不过是朝廷和贵族们蓄养的公共仆人罢了。理所当然的，他们是不允许与殿上人同席的，即使领有封地，也大多是山野或是未开垦的荒蛮之地，给田¹瘠薄，又没有外快收入，因而武士的清苦贫寒是公认的事实。就以当时两大武士门族平氏家族和源氏家族而言，也无非如此，统统被称作“地下人”，也就是一般的庶民。

1 给田：庄园制社会中赐予庄官等的免除岁贡及租、庸、调、杂役的田地。

喧闹的市场

春二月的寒风称作初东风。或许是以为春天已经到来，感觉就会格外寒冷。

——啊，肚子真饿。我还空着肚子哩。

叔父婶母也真是的，竟然不让人填饱肚子再走。不过这样更好，幸亏没吃，因为清盛根本没心思吃饭，他一心只想快快逃出那扇门。唉，这样的差事以后再也不想干了，宁愿当乞丐也不干！

——像我这样的人，竟然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真是有失体面呐！叔父婶母一定会以为我是因为看到钱而掉眼泪的，太可恶了！

眼皮犹自肿胀着——每遇过往的路人停步回首，清盛就会觉得，他们一定知道自己刚刚哭过。其实，引起路人们注意的并不是清盛挂着泪痕的容颜，而是他的穿戴装束。皱皱巴巴的直垂¹便服，里面是一件满是垢渍的和服单衣，麋集在罗生门²的那些流浪儿也不至于腌臢到如此地步，若是没有腰间那柄长刀，天晓得人们会把他当成什么人！草鞋和短布袜上粘满污泥，像是刚从稻田里走出来的；黑漆帽歪歪斜斜地顶在头上，上面的油漆已经褪得差不多了。五短的身材，倒是出落得敦实武猛。

身材不高，头却出奇的大。耳朵、鼻子、嘴，脑袋上所有的器官都长得大模大样的，这便是这张脸的主要特征。眉黑毛重，眼睛细长，眼角则稍稍向下垂弯，这一反差使得脸上总算有了点“可爱”，同时也略微减轻了一点满脸的凶残。

脸上却是白净净的，硕大的耳垂也因为血行畅通而显得红润润的。这算得上是这个青年异样相貌的唯一优点吧。

——是谁家的小公子呢？

——瞧小武士这副德行，打算干什么？这个黄毛小儿！

路人纷纷向他投来疑忌的眼光。

1 直垂：日本古时一种对襟有袖扎的衣服，平安时代为室内便服，后来演变成成为武士的便服和礼服。

2 罗生门，即罗城门，日本平城京、平安京都城的大门，后荒芜成为堆尸场和盗贼、流浪者的居所。

说起来，清盛还有一个坏习惯，走路时喜欢两手揣在怀里，这在有教养的良家子弟身上是看不到的。清盛在父亲面前绝对不敢这样，可是一出门，便不由自主地恶癖毕现。毫无疑问，都是受了那些麇集于盐小路一带的下等人的影响。

——今天可不能上那儿去转悠，身上揣着钱哩！这钱可是借来的啊……

清盛对自己感到有点害怕。盐小路市场一带的魅力，已经不可抗拒地钻进他心头，一股欲念油然而生。清盛深知自己的禀性：生来意志力薄弱，抵御不住诱惑，战胜不了烦恼。

然而来到十字路口，他的克制和抵抗便彻底败下阵来。从狭小的路口那边，那官能所贪嗜的温柔暖煦的和风扑面而来，仿佛正在嘲笑他的忧郁逡巡。

——好热闹啊！还是往常那个样子……

一名老妇在叫卖野鸡腿、串烤麻雀；在她旁边，另一名男子站在路边，手里握着只大酒瓶，自饮自乐，摇摇晃晃，嘴里犹自哼唱着小调……这是叫卖酒的小贩；还有年轻姑娘坐在市场的树荫下，将筐箩搁在膝盖上贩着柑橘，兴许是生意不佳，她显得有点垂头丧气；有一对父子是卖木屐的，还兼修理各种鞋子；还有叫卖鱼干、旧衣服的……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一字儿排开摊在地上，临时支起的棚架、帐篷至少有百来顶。

不管怎样，他们都是被压在社会底层像杂草一样的平民，聚集在这里贩贸营商只是养活自己的生计而已。

然而杂草一旦在这样泥泞的环境中扎下根来，对于生存在一起的生命群体来说，其间却充满了可怕的生存争斗，各色人等一方面以智谋顽强地求得自身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又互相干扰、欺诈，各种勾当由此而生，在这里，袅袅升腾的炊烟里似乎也包裹着某种黑色的秘密。

此刻，路边博弈的吆喝声、淫荡女人的娇媚笑声、婴儿的啼哭声、杂耍艺人的锣鼓声，还有各种难以辨别的嘈杂声音，连绵不断地传入耳中，噪声中还混杂着难闻的臭气。换句话说，这里是地下人即平民们唯一可以引以为豪、与其身份正相吻合的乐园，不啻是他们梦中的花都，他们以此来同宫中公卿大人们耳濡目染的贵族文化相对抗。正因如此，清盛的父亲时时提醒他：那种地方做梦都不可以亲近。

可清盛由衷地喜欢这儿，对这里的人们有一股发自内心的亲近感。市场西侧那棵巨大的朴树下，时不时地还会摆出所谓的“杂草市场”，其实是专门交换偷盗来的东西的赃物市场，然而在清盛的眼中，甚至这儿也能让他感到快活。

——搞什么呀，人们老说他们是强盗山贼，可这样才能够填饱肚子活下去，并且相处得很和睦嘛，里面不可能有真正的坏人恶党，要说有，简直是穷尽天地也不可能的事情。睿山啦、圆城寺啦、奈良啦，那些地方倒是有不少裹着金线袈裟的恶僧哩。

不知不觉的，清盛已经钻进了盐小路的人群中，他东张张，西望望，钻进来钻出去，兴致勃勃地闲逛，直到天色将晚也未察觉。

杂草市场里，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眼看赛日¹越来越近，朴树四周悬挂着红色灯笼，花束的香气和熏香的烟霏，在暮色中摇曳荡漾。

像是白拍子²的艺伎，以及看上去档次更低级的女人，一拨儿接着一拨儿，络绎不绝地结伴朝朴树走来。

古代传说中有个名叫袴垂保辅的江洋大盗，其爱妾曾居住在这一带，而这棵朴树竟然就是她居所的旧址。因为这个缘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一种迷信，认为只要对着朴树许愿，就能托梦给心有他属、在外寻花问柳的男人，或对情敌进行蛊祝，使其灾祸缠身。人们将袴垂保辅死于狱中的永延二年³六月七日这天当作赛日，每逢这天，从杂草市场的宵小偷儿到各种各样的女人，便会蜂拥着来这里对朴树顶礼膜拜，好不热闹。

生于一门四朝臣之家，却杀人放火、偷盗掳掠，无恶不作，给后世留下万世臭名的这个男人，在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居然还在市井坊间留有一席之地。

说起来，那还是藤原一门专横跋扈的巅峰期——藤原道长⁴擅权的时候

1 赛日：古代贵族的家臣或武士的侍从者放假回家，原为祭祀祖先的日子，后演变成假日，日本正式的赛日分别指一月及七月的十六日这两天。

2 白拍子：日本平安末期一种由艺伎女扮男装跳的舞蹈，后也称跳这种舞的艺伎为白拍子。

3 永延二年：988年。永延为日本第六十六代天皇一条天皇的年号。

4 藤原道长：平安中期官至太政大臣（相当于唐的大相国、太师）、摄政、关白（辅佐天皇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三个女儿分别为一条天皇、三条天皇、后一条天皇的皇后。

所发生的事件，曾经在一次祝宴上得意扬扬地吟出“今世即吾世，如月满无缺”之句的道长，其权倾天下、登峰造极自是不言而喻，可是却无法消除庶民对他的厌恶和反抗，袴垂保辅挺身而出，以他的特殊方式代表庶民反抗权贵，由此，当时的庶民们非但对他没有谴责，反而赞扬有加。可以预见，只要专横跋扈的藤原一门尚存，这里的香火就不会熄灭。庶民的迷信，可以说是一种扭曲了的祈愿，是其情感的真实反映。

——没错，我的身体里好像也有跟袴垂保辅相似的血……

清盛觉得朴树下的红灯笼，似乎在暗示着自己的未来，说不清为什么，他有点害怕了。于是“腾”地一转身，便准备离去。

就在此时，有个人劈头将他喝住：“喂！伊势的平太哟，你从先前起便一直在东张西望，看什么呢？莫非是在偷看对着朴树许愿的女人？”

幽暗的暮色中，看不清楚是谁。正在愣怔的时候，对方舒展双臂，不由分说地捉住清盛的双肩，拼命摇晃起来，晃得清盛的脖子几乎要断了。

“哦，是盛远啊。”

“不是我还有谁啊？你难道忘记我远藤盛远了吗？哎，你这是怎么了，什么事情这么兴奋啊？”

“呃，是嘛，我的眼皮是不是还肿着？”

“是啊。莫非美貌无比的母亲和斜眼父亲又吵嘴了，害你在家待不下去了？”

“嗯，母亲卧床不起哩。”

“病了？”盛远冷笑了一声。

两人原是劝学院的同窗。清盛只比盛远小一岁，不过从学生时代起，盛远就显得更加少年老成，读书方面清盛更是望尘莫及，连劝学院的先生文章博士¹等也异口同声地称赞盛远是“才俊”，将来一准是国家栋梁，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呵呵，也许我说这话有点失礼：不用问，她的病一定是闹脾气病、任性病。平太，你用不着这样忧心忡忡地想不开，你我接下来上哪儿一块儿喝几杯吧？”

“呃，喝酒……”

“是呀，喝酒！祇园女御哟，不管现在是几个孩子的母亲，都还是以前

1 文章博士：博士是对大学寮教官的称呼，文章博士是指教授诗文和历史科的教官。

的祇园女御啊，难道不是吗？”

“盛远，谁？你在说谁？祇园女御是谁啊？”

“你不知道吗？就是你母亲以前的身份呐。”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你知道？”

“啊。你要是想听，我可以告诉你，你就跟我来吧！斜眼大人哟，你自己落到如此宿命倒也罢了，可是你让年纪轻轻的平太青春也凋谢啦。我可不能把这当作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喂，别哭丧着脸呀，像个女人似的！”

盛远在清盛的背上使劲拍了一记，催促着，随后自己打头往黑黢黢的小巷内走去。

谁的子胤

这间屋子里连堵墙都没有。

屋子正中央，用木板相隔，出入口则以一块旧布做帘帷，旁侧还垂悬着一席草帘，算是旁门。

任是怎样嗜睡的人，在隔壁的一片嘈杂声中也不可能安然入眠。一板之隔的外面，又是打鼓，又是敲钵，还夹杂着猥亵淫荡的歌声。一会儿，像是有人一屁股摔倒了，屋子震动的声响和阵阵男女的哄笑声，简直炸开了锅。

——呀，我这是……糟糕！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睁开眼睛，清盛吓了一大跳，身旁睡着一个女人。原来此地是六条洞院的妓馆，不知不觉中他被远藤盛远带到这里来了。

——真要命，再不回去可就……

回到家里对父亲编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清盛仿佛看到了父亲的脸，还有，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絮絮叨叨的申斥。所幸，向叔父借来的钱没有全部花尽。对了，趁现在赶快走！他蓦地一下子腾身而起。

——盛远还在嬉闹着吧！

为了不踩到女人披散的头发，他从她身上跨了过去。透过漏光的节孔，朝喧闹的隔壁偷眼看去，空无一物、只铺着木地板的屋子里，一个网状铁盘上烧着松明，三四个相貌凶恶的僧人模样的人（也不知是来自何处的花和尚）将几个妓女或抱在腿上，或搂在怀中狎戏，身边歪倒着好几个喝干的空

酒壶。

——噢，盛远把我撇下，居然自己一个人先走了！

清盛不禁慌了神。他手忙脚乱地穿好脏兮兮的直垂便服，长刀挂在腰间，穿过狭窄的铺板走廊，寻找着出口。

眼前漆黑一片，心中又有点不知所措，脚下似乎踢到什么金属制的东西，清盛没有理会，仓皇逃跑似的冲出了门。

“等等！”随着金属的声响，隔壁的几个僧人一下子跳起来，在清盛背后嚷嚷道，“踢倒别人的长刀还摆什么架子，招呼也不打一声！哪里来的臭小子！喂，前面那小子，你就等着瞧好吧！”

清盛回头一觑，说时迟那时快，迎着他霍然而至的已经不再是言语，而是一道银晃晃的寒光，出手极为迅疾，仿佛死神降临一般。看这架势，想必是睿山或是其他什么山寺下来的强悍而暴戾的恶僧。清盛一下子酒意顿消，先前的快活劲儿还有纠缠着他的烦恼，统统被赶到了九霄云外，他现在只知道飞一样地在夜风中狂奔。

长满枯草眼看就要坍塌的夯土墙，支撑门廊挑檐的椽条，早已歪歪斜斜、因而显得模样怪异的大门，蓦然出现在眼前。清盛方才意识到已经到家了，他的身子猛地哆嗦了一下。

“麻烦了！怎么说？怎么……”

这也难怪。今夜，他不想看到母亲，甚至比见到可怕的父亲更加令他感到畏惧，看到她就抑制不住气愤，连那声音都不愿听到。按理说，这种时候孩子应该希冀母亲同自己一起到父亲面前认错，求得原谅，像这样对母亲如此反叛的孩子哪曾见过？

望着即将坍塌的夯土墙，清盛不禁感到一种孤独。

多愁善感近乎是他的天性。太阳穴两侧时常会滑稽地痉挛，大脑中多血质而非单质的热血奔涌不息，使得灵感不断地若隐若现。

——关于母亲的出身家世，也许还是不知道的好……要是今天没碰到盛远，没听说那些事情就好了。

虽隐隐有些懊丧，可是同盛远还有妓女一起喝得酩酊大醉以及交欢的情景，此时开始历历在目。不，更令他难忘的是被他撇在龌龊妓馆里那一室散乱的黑发，还有那臃肿的肉块和任人摆布的四肢。她是个美女，还是丑女？